

詩書畫集

吳新

鳳祖

霞光

詩

書

画

集

吳子心



(京)新登字124号

责任编辑:邹文

装帧设计:文等

吴祖光 新凤霞诗书画集

著者: 吴祖光 新凤霞

出版 社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1号)

邮 政 编 码 100010 电 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字 数: 20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1995年9月第1版

印 次: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书 号: ISBN 7—80039—977—S/J·141

定 价: 50.00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千年青史 萬里江山

——爲吳祖光、新鳳霞詩書畫集寫的小言

祖光、鳳霞賢伉儷的書畫，近年來已因種種原因而更為馳名于世，這是不待多言的。但以咱們的關係，——北京人叫做“老哥們兒”，自然就“不能已于言”了。

古人說：書畫小道。就是說，是不怎麼要緊的東西。可是這不怎麼要緊的東西遭際也有不同。在紅衛兵時期，雖一錢不值，但平日還是被風雅或附庸風雅之士視為珍物。可以“倒來倒去”、也可以進拍賣行的。當然同是書畫，情況也不是一樣的。

拿書法來比方，近四十年來，有個叫康生的，他的書法、畫（他還用過“魯赤水”的筆名，在榮寶齋賣畫，以示和齊白石匹配）不錯，在那時是有名的。為什麼今天不見康生的書法出專集；而吳祖光、新鳳霞的書畫集郤堂而皇之地光輝出現？用句北京人愛說的話，就是康生的名字太臭，而祖光、鳳霞，郤是由于他們芳名遠播的緣故。

書、畫都是發揮和表達人的感情的，韓愈說得好：“往昔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須草書焉發之。”不但張旭所為草書如此，凡書畫都如此，如果是一個毫無感情的木頭人，我

不知道他能不能搞科技？至于藝術圈子，此等人最好免進，因為藝術家需要真感情和真性情，書品、畫品的高下，和藝術家的感情的真摯有關，也和他的天份及技法修養有關；而藝術家感情的真摯與否，又和人品有關，人品不高的人，藝術造詣較高也是有的。但是像上舉康生的例子一樣，最終他還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南朝奸相馬士英，他的山水畫得很好，但他死後，人們把他的署名改為“馮玉英”，又是一個例子。對祖國大地山河、對人民熱愛，對被壓迫者同情、對特權、對豪橫痛恨，這就是藝術家的高尚人品。

過去幾十年的經歷如在眼前，沈尹默先生在重慶告訴我：祖光小時候在他的懷抱裏尿過尿。好家伙，敢在大書法家身上尿尿！沈先生既是祖光的父親景洲先生的摯友，又是他在孔德（三十年代北平最有名的中學）念書時的老師。雖然書法只是祖光近年來聊以自娛的文藝生活之一，但這點根基——景洲先生長期在故宮考訂書法的家學和尹默先生多年提携教育的淵源，卻給他打下烙印。五十年代，鳳霞正在舞臺上飲譽遐邇的時候，她卻是拜師忙。拜梅蘭芳為師，豐富她的評劇功夫；拜齊白石為師，增

加她的藝術修養。祖光的朋友也是鳳霞的朋友，他們的詩、文、書、畫、音樂，都給天賦很高的鳳霞錦上添花。其後，鳳霞在不能登上舞臺的情況下，寫出十幾本獨具風格的散文自傳作品，畫出作風濃艷的花卉畫，這些都是鳳霞自己在藝術領域內長期艱苦奮鬥的豐碩收穫。

過去幾十年的經歷如在眼前。從重慶到北京，我們由少年、中年到老年，經歷過敵機轟炸的苦難，經歷過日寇投降的喜悅，經歷過政治風險的憂慮，經歷過“金陵春夢”以至我們一起住在北京棲鳳樓的歡樂；然後又經歷過塞北風雪，經歷過文革烽火。近年我們又依依分手了。韓愈所說的那些喜、怒、哀、樂種種感情，這幾十年我們、你們都一一嘗遍了，於是“有動于心，而于書畫焉發之”，把這些喜怒、愉悅、受傷升華為祖光的詩、書法，鳳霞的畫。

提起祖光的舊體詩，七十年代後期，他從幹校回家，出過一本詩集《枕下詩》。那時寫詩還得小心翼翼。《枕下詩》我在枕上讀過，據說地球除了偶然出現幾次地震或火山爆發之外，地表一般是平靜的，但大家都知道地球裏面是炙熱的熔岩，極不平靜。雖然事隔多年，我至今還記得一些佳句，其中一首集唐人句，印象尤為深刻：

白雲猶是漢時秋，(岑參) 欲採蘋花不自由；(柳宗元)

舉世盡從愁裏老，(杜荀鶴) 誰人肯向死前休！
(韓愈)

乍一看：“白雲”、“漢時秋”，又是“蘋花”，真是十分安寧的詩意。但突然來兩句“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休！”就象人在寧靜的地表上看到地層中熔岩快要猛烈噴出來一樣。七十年代末的彼時彼地，人們確有兩種心情，一種是大多數，“但從愁裏老”，另一種是少數，他們決不肯向“死前休”！

這是“集句”，字字都是唐人寫出來的，“知音者芳心自同”，怎麼解釋都在你自己。那時祖光愛寫這首詩送人，他那秀潤剛勁的書法，配上這首不須由自己負責的“集唐”詩，真是婉曲動人的時代之音。至

于祖光近年還有不少傳頌人口的佳作，例如他在幹校回家後偶然寫出一首絕詩：

眼高于頂命如紙，生正逢時乃至此。

行船偏遇打頭風，不到黃河心不死。

原作第二句第二字原是“不”字。其後，正如禪宗的“頓悟”，把“不”字改為正字，神來之筆，王蒙兄曾寫出專文，大加讚賞。從此，海內外知友紛紛求他寫“生正逢時”四字橫披。我有一位香港朋友，得到了祖光生龍活虎般的“生正逢時”，便立刻除下了懸挂已久，也是膾炙人口的鄭板橋拓片：“難得糊涂”，把祖光的大作取代了它。

記得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夜晚，周揚同志曾和我談過《老子》“正言若反”這句話的辯證關係，可惜，當時他沒有看到祖光這首詩。

是前五六年吧，祖光寫的“十丈紅塵，千年青史；一生襟抱，萬里江山。”這十六個字，使我看後十分感動。這正是祖光總結了幾十年來的酸甜苦辣，而以豪雄沉鬱的書法寫出來，這種滋味，他有、我有、許多人都有。真個“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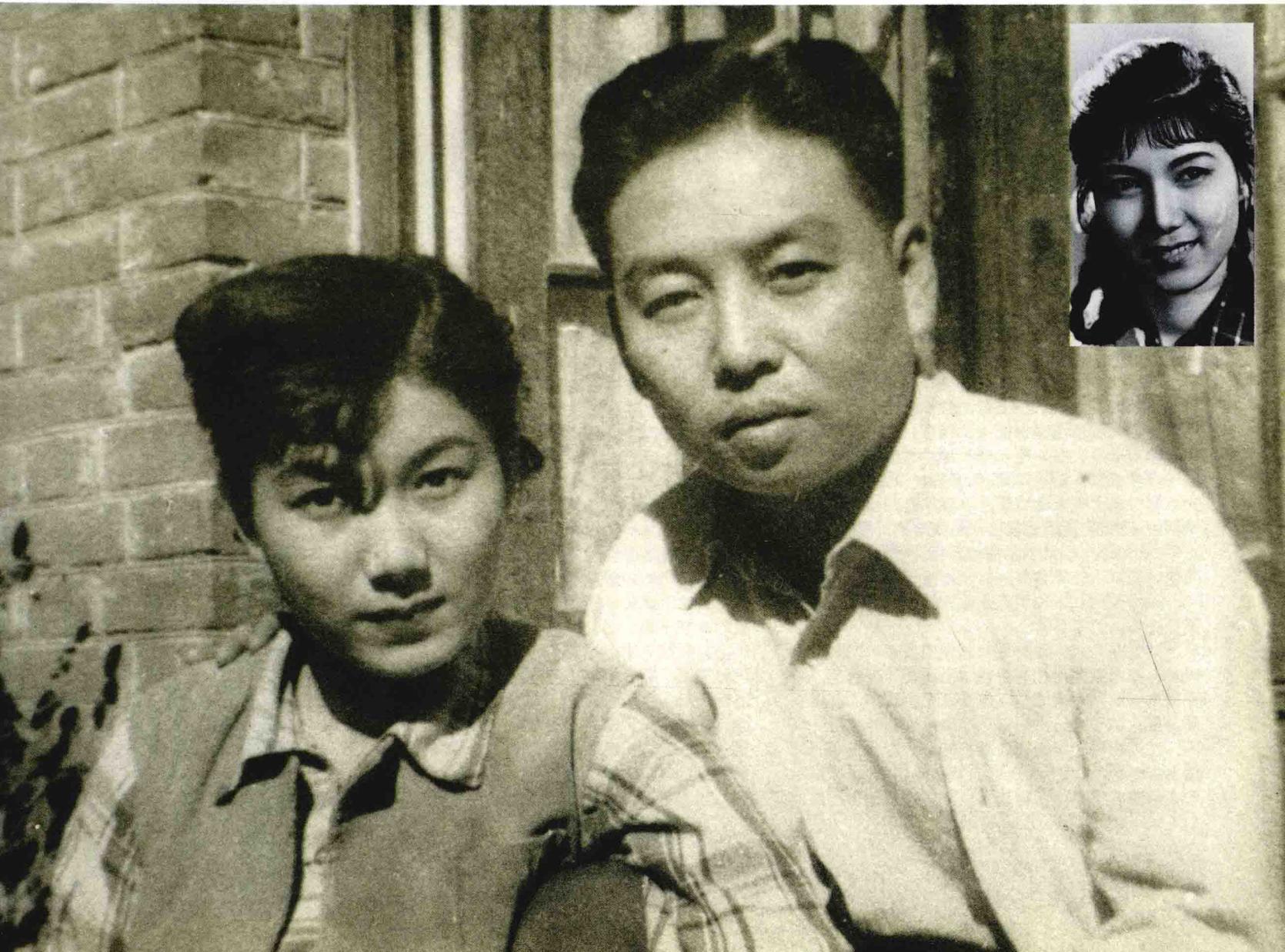
個人哀樂常微不足道，但“千年青史”，“萬里江山”，我想，任何一個中國人，對之卻絕不能無動于衷。藝術家沒有真切的愛國心，自然寫不出上述這些無限含蓄的作品，引起大家的共鳴。

不能否認中國人有丑陋的一部分。但也應看到有性情坦率，人品高尚，為國家民族的前途，為全人類幸福奮鬥的一部分。我們將看到炎黃子孫在今天世界上，對人類和平建設，團結進步作出應有貢獻。世界將四海一家，書畫藝術將愈益生輝。藝術家將比主席、國王、總統更榮譽。

衆所周知，鳳霞、祖光都是藝術多面手。戲劇是他們的本行，在戲劇之外，我們還有幸翻開這一本詩書畫集，看到他們藝術成就的各方面，這不是一件輝煌盛事嗎？

1995，4月于澳洲布里斯班

作者像



祖光和鳳霞

早已聽說，祖光鳳霞舉行書畫展，幾經阻撓、破壞的波折，終於在北京軍事博物館開幕，如今又有華藝出版公司為他們出版畫冊，真叫人高興！

誰都知道祖光是劇作家，從三十年代剛到二十歲就寫話劇、後來又寫電影、京戲、評劇等各種劇本，而且上演率百分之百。誰都知道鳳霞是評劇最叫座的名演員，在舞臺銀幕紅了二十年。嫁給祖光後雖然由於近水樓臺豐富了她各方面的文藝修養，可也因此倒了霉，先是祖光成了“右派”，她也得承受巨大壓力；領導竟然動員她和祖光離婚，由於她堅決不從，也被劃為反黨右派。後來文化大革命，她不但要承擔主演的重任上臺演戲，還得罰她跟班檢場，抬道具幹粗活，挨批挨鬥挨打，終於使她已受傷的體質崩潰，腦血栓半身不遂，再也不能上臺演戲了。多年來幸虧她以驚人的毅力，和祖光陪伴她的幸福，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半身不遂的病痛，不但做到生活自理，還陸續寫出幾百萬字的回憶自傳，出版了二十本書！如果不是她的語言文字的特殊魅力，即使她能寫，也不會有人為她出版。

如今他們二人的詩書繪畫作品竟然出版畫冊，更是許多人想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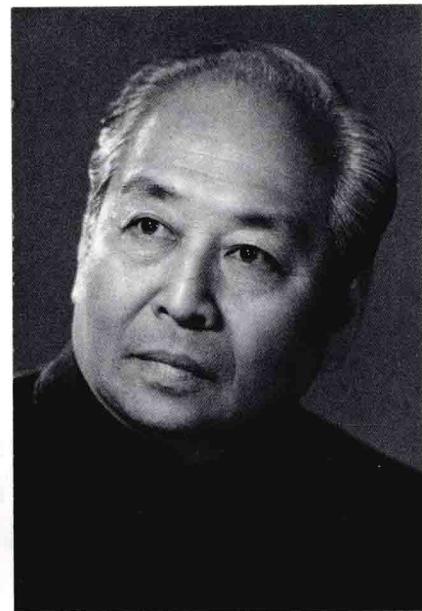
其實在北京，只要是常到他們家去串門的熟人好友，都看到過他們的書畫作品掛在客廳書房。祖光從未以書法家自居，可是愛玩兒票寫字。記得文革之後，苗子寫過一幅對子送給他：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識者都知道下聯含着祖光兩個名劇的題目：《風雪夜歸人》和《闖江湖》，這副對子在他家客廳裏掛了很久，後來就換了他自己寫的

“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還掛上了鳳霞畫的牡丹花，大壽桃，菊花牽牛，都是祖光在上面題字。朋友們看到求他寫，他有求必應大筆一揮，來得瀟灑。中國人就是有這麼一手，有言有情，弄點筆墨紙張，隨手抒發出來，掛上牆自己看或送給朋友，心情舒暢。當然，祖光的沈尹默字體來自家學淵源和他的才華，並不是人人都能作得到的，可是寫字對於他是全不費勁，就像玩兒似的。有一張天津楊柳青傳下來的木板畫，是為過年掛的，畫一個胖小子渾身上下掛滿了玩具，叫做“玩兒不厭”。一九五七年的春節，祖光在琉璃廠的年畫攤上發現，覺得太好玩兒了，一共七八張全給買了下來，給了我們同住北京東單樓鳳樓的人每家一張掛上過年，我和苗子外有盛家倫、戴浩、常來串門的唐瑜、金山、張瑞芳等等，後來為此竟被記上一筆，反右時說這“玩兒不厭”是“二流堂”反革命集團的團徵！祖光的生活態度真的就是：玩兒不厭。

我最初認識祖光還在一九四三年的成都，大家都在應雲衛的中藝劇藝社住，在五世同堂街一個舊回廊裏吃大鍋飯，丁聰和他睡在用布景片搭起來擋風的水亭子裏，我和一堆女演員睡在大殿裏的大磚炕上，大後方生活雖苦，可我們一天到晚樂呵呵的玩兒不厭。祖光可以不停的說笑話，而我們該幹什麼幹什麼，寫的、畫的、劇本、布景、服裝、背臺詞、導演排練，到時候一臺戲就演出了，轟動了。祖光以《鳳凰城》出名後第五個劇本《少年遊》就是以我們這群“少年”的生活為本寫出來的。

回想這些往事將近半個世紀，祖光在各種酸甜





苦辣的折騰中仍然玩兒不厭，現在又玩兒出畫冊了，怎能不叫人高興呢？

鳳霞是個純情的好演員，也是好妻子，而且是個好媳婦。會作針綫活，會作菜，這些年又用她的巧手畫出這麼些喜人的畫，我是眼看着她從背後畫畫到試着塗抹，到畫出很象樣的畫裱起來掛的。可是她的畫並非胡來，而是從名師指導，經過一本正經的臨摹，到心靈手巧自己琢磨創造，畫出她的既稚拙又大膽用顏色，既象老師又有她自己在臺上的婀娜多姿韻味的花卉畫，她的名師是世界大名人和平獎金獲得者齊白石，五十年代我在美協工作經手辦齊白石畫展，後來我們經常到跨車胡同鐵棚屋去探望白石老人，有時接他老先生出來到湖南館子曲園吃飯，有時也接他到我們棲鳳樓來坐坐。老先生

愛熱鬧，有一次知道他要來，祖光把愛戴他的梅蘭芳先生、歐陽予倩先生、程硯秋先生以及艾青等人都請來了，老先生高興得唱起湖南歌來，有一張值得記念的照片就是齊老先生用手比劃着吹笛子，大家圍着他拍的。鳳霞當時還是個溫柔漂亮的小姑娘，齊老先生非常喜歡她，認她作乾女兒，每次去鐵棚屋，鳳霞伶俐的服侍他畫畫，把他如何用筆用色看在心裏，後來便正式拜白石老人為師。

如今，我們分別五年多又相聚了，想起過去種種如在眼前，只是大家都老了，而聲容笑貌依舊，脾氣想法相通，生命有限，可留下的書畫能給人以歡樂，長時間流傳人間，這本畫冊的出版便值得多了。

九五年三月八日

新鳳霞自白：

我長到八、九歲時，才大致知道自己生在蘇州，從小被賣到天津。很偶然地被一個貧民家庭一對非常疼愛我的父母楊金山、李玉珍把我收養長大。

我從小學戲、唱戲，因買不起戲衣，就自己綉戲衣、畫花樣，對畫畫非常喜歡。後來嫁到吳家受到老公公吳景洲的啟發、教導，愛畫成了癖好。

1951年，齊白石收我為義女，專心培養我畫畫，他曾對我說：“搞藝術也是表現自己，講骨氣、有勇氣、講義氣”。放開手畫畫，挺起胸唱戲，這是我向齊老學畫得到的最珍貴的東西。我更受吳老、齊老為人的影響，懂得在品德上時時注意保護自己的羽毛。我願讓人看了我的畫高興和喜歡，給青年人畫一對牡丹、一個花蕾祝幸福生一個好孩子，給老年人畫桃，祝順心長壽。給別人添福添壽是我最大的

幸福，齊老說：“你們是夫妻畫，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夫妻畫難作，你和祖光‘霞’、‘光’就是一幅畫。

“文革”，我算萬幸逃了過來，但被迫害致殘疾，不能登臺演戲了。心情難堪得無法自容。祖光勸我寫文、畫畫，細心為我創造條件。我真的從寫點回憶和畫畫中得到了快樂和安慰，找到了位置。我至今已經寫了近三百萬字，出版了二十本書。我還用顏色回憶舞臺生涯，那些五顏六色，金光閃閃，增加了我的信心。但仍是沒出息，沒學好寫字，覺得寫字好難，所以至今不能完成畫、書、印一體的作品。每一張畫都要祖光為我題字。

如今，我放開手畫畫，希望能畫出自己的風格和性格，象以前在臺上那樣，用演唱去感染別人，我希望畫得熱情如戲。

吳祖光自白：

我原籍江蘇常州，1917年生于北京，父親吳景洲先生是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他一生除詩、書、畫之外，大量收購文物，又是著名的收藏家，歷經數十年國家戰亂，顛沛流離。新中國成立後，將珍貴文物241件全部無償捐獻國家。我算是生活在書香門第，得耳濡目染之便，從幼小時父親教我臨帖，臨各種帖，故反而無體。平時雖受父親和老師沈尹默先生的影響不少，却從來不想成為書法家，就寫成自己這個樣子。

自幼父親和祖母教我讀古文和唐詩、宋詞……還要用常州話背誦，而我却沒有學會作詩。1957年被戴上“右派”帽子，三年充軍北大荒也沒有作過一首詩。到了1966年，開始了更為離奇古怪殘暴的“十年文革。”委實時間太長了，從1970年起一腔怨氣、幾年離索，

倒作起詩來了。文革結束，詩興逐漸消失，于是又無詩可寫了。

建國初與鳳霞結婚時她還只是一個識字不多的半文盲，但從那時起便先向父親、後來又從白石老人學畫。雖然說書畫同源，她卻從不在寫字上下功夫，後來索性叫我在她的畫上題字，自己連名字都不簽了。從五十年代起她也算畫了半個世紀的畫了，但是和美術家協會從無聯繫，正象我和書法家協會也毫無聯繫一樣，因此對詩書畫專業界來說，我們只能屬於“野生動物”，如今華藝出版社和張德林先生為我們出版這本“詩書畫集”，實在使我倆高興感謝之餘，不勝慚愧之至了。

鳳霞五十年代初學畫時還是寫過幾個字的，這裏選用幾幅，作個紀錄。

目錄

- | | |
|-------------------|------------------|
| 2 詩書・十丈紅塵 | 35 詩書・登長城角山敵樓 |
| 3 詩書・不屈爲至貴 | 36 37 畫作・初學畫六幅 |
| 4 詩書・河畔吟 | 38 畫作・幾生修得到梅花 |
| 5 詩書・獨流河春景 | 39 畫作・瀟灑秋風 |
| 6 詩書・爲歡歡作 | 40 畫作・花開百歲 結實千年 |
| 7 詩書・爲吳霜作 | 41 畫作・秋光 |
| 8 詩書・不到黃河心不死 | 42 畫作・扶桑冬艷 |
| 9 詩書・獨流奈何詩 | 43 畫作・老伴 |
| 10 詩書・答夫人“不許作詩”的詩 | 44 畫作・畫扶桑題歐陽修句 |
| 11 詩書・孫悟空語錄 | 45 畫作・五福獻壽 |
| 12 詩書・獨流河懷人曲 | 46 畫作・雙壽／七十頑童一老兒 |
| 13 詩書・半世明心迹 | 47 畫作・長壽 |
| 14 詩書・秦嘉贈婦詩 | 48 畫作・幸福果 |
| 15 詩書・收到一封經過檢查的家書 | 49 畫作・結實夏雙雙 |
| 16 詩書・懷念常州 | 50 畫作・錦綉年華 |
| 17 詩書・人間重故知 | 51 畫作・風雨縱橫好作詩 |
| 18 詩書・能甘寂寞是男兒 | 52 53 扶桑組畫(四幅) |
| 19 詩書・哭趙丹兄 | 54 畫作・瓜是老來紅 |
| 20 詩書・集唐人詩句 | 55 畫作・綿綿 |
| 21 詩書・七夕思家 | 56 畫作・紅雲 |
| 22 詩書・集唐詩 | 57 畫作・林疑彩鳳來 |
| 23 詩書・白樂天句 | 58 畫作・不待商量細細開 |
| 24 詩書・悼喬大壯先生三絕句 | 59 畫作・窗下畫藤蘿 |
| 25 詩書・書家翁題畫扇紅杏 | 60 畫作・白石句題畫 |
| 26 書法・唐詩句 | 61 畫作・玉爲風骨雪爲衣 |
| 27 詩書・“飲酒莫貞醉” | 62 畫作・春風十萬家 |
| 28 詩書・生正逢時 | 63 畫作・不愁家四壁 |
| 29 書法・書唐人遊仙詩 | 64 畫作・晚節今傳好事家 |
| 30 書法・書先父詠雲海 | 65 畫作・千姿百態鬥朝霞 |
| 31 詩書・自述 | 66 畫作・傲霜 |
| 32 書法・書宋人句贈辭國友人 | 67 畫作・黃仲則先生詩意 |
| 33 詩書・獨流河思鄉曲 | 68 畫作・春艷 |
| 34 詩書・續元禎句成聯 | 69 畫作・春光 |

作 品 頁

十丈紅塵，千年青史，一生襟抱，萬里江山。

十丈紅塵
掩萬里江山
生一襟抱

吴祖光



不屈爲至貴，最富是清貧。

己卯年夏
吳祖光書



不屈爲至貴，最富是清貧。

綠野清川待罪身，等閑無賴作詩人。獨流河底盈盈水，
不洗心頭一點塵。
無賴作詩人，獨流河
綠野清川待罪身
點塵 河畔吟

綠野清川待罪身，等閑無賴作詩人。獨流河底盈盈水，
不洗心頭一點塵。

河畔吟

心逐楊花柳絮飄
京津唇齒比星遙
春闌不見猩紅色
渤海風來似剪刀

獨流河春景

祖光



心逐楊花柳絮飄，京津唇齒比星遙，
春闌不見猩紅色，渤海風來似剪刀。

獨流河春景

歡子書來索我詩，我詩多是想家詞，五年幾許淒涼夜，
一夕悲風兩鬢絲。

一九七二年爲吾兒歡歡作

歡子書來索我詩
我詩多是想家詞
五年幾許淒涼夜
一夕悲風兩鬢絲
夕悲風兩鬢絲
夕悲風兩鬢絲

五七二年六月
歡歡作

祖光

祖光

丁巳年秋月

明珠照夜玉生光，誕日重陽降小霜。
降小霜宜心聰明，歌喉勝冰雪高。

影一曲繞屋梁

女兒吳霜生於重陽霜降日故名。長大後以歌唱家名世。

此詩作於一九七二年

祖光



明珠照夜玉生光，誕日重陽降小霜，
宜心聰明勝冰雪，
影一曲繞屋梁。

女兒吳霜生於重陽霜降日故名。長大後以歌唱家名世。
此詩作於一九七二年